

距离来新单位报到的那天,已过去整整两周。很明显地,上周的卫衣长裤,这周再穿已经多了几分凉意,尤其是早晚骑着电动车上下班时。风拂过脸颊时在耳边呼呼作响,车的速度有多快,风路过睫毛时的力度就有多大,所以眼睛总是涩涩的,不自觉地要腾出一只手来揉揉眼,主要还是因为,不想待会经过那条种满梧桐树的小道时,看路旁的风景不得尽兴。

这是每天上班路的路上最开心的事了。或是先穿过从从的梧桐树,或是先穿过静静流淌的康熙河,总能遇见一树树秋色。树是梧桐树,疏落的叶片在这个时节已经黄了大半,有的甚至泛了红。风一吹,那些经不起寒风的,就飘飘然落在了路上。车子一过,掀起一阵风,它们又会飞舞起来,藏到别处。最后大多是被风干在街道的两旁,聚成堆,等待被清理。只有少数,飞越了路旁颇有高度的台阶,再去往更远的地方。我倒是欣赏它们身上的这种气度,随遇而安,毕竟寒风凛冽,不是所有叶子都能经受住的,或许换一种令自己舒适的状态,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人亦是如此。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形形色色就形成了世俗的条条框框。既然身处其中,总免不了要受其约束,这个时候就当它是趟过了几条河流,翻越了几座山岭吧,好像等你到河对岸,到山那边时,再回头看此前种种,内心也翻不起太大的波澜。因为风一吹啊,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最近,我很喜欢诗仙李白的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或许是因为现在与他有了相同的心境。小时候读书时,以为他写的是重获自由后的轻快,是兴奋与激

轻舟向远

●刘文华

动。九月份在上邳道元的《三峡》一文时,还用了这首《早发白帝城》进行对比阅读,请学生们比较两文的异同。学生们读这首诗,也都只见李白乘风破浪的快意。是呀!现在的他们就如同小时候的我,如同当年那个辞亲远游、仗剑出蜀的青年李白。在这个年纪,他们拥有闪闪发光的状态和想要在顶峰相聚的心境,所以眼里心里看到的都是纯粹的向上的力量。不过这才是这个年纪应有的感悟。或许理解这首诗本身就需要后知后觉。我始终觉得,过早长大并不是一件好事。此处的长大,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懂事和明理,而是在某个阶段,或是某一瞬间的涅槃重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我也是近两个月才读懂李白写这句诗的心境。他写这首诗时五十九岁,要知道在十几年前,玄宗为他降辇相迎,亲手调羹,贺知章一见他便呼之“谪仙人”,解金龟换酒为乐。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此时的李白应该是距离他“济苍生,安黎元”的人生理想最近的时候,然而入职翰林院不过三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世俗不解的选择——主动请辞。有人说,他不是曾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吗?他不是还曾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

豪言壮语吗?世人不解,他为何要亲手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句号。其实当你读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便能知道此间原因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事与愿违,不如转身离去,即使前路不够明朗。但换个角度想,谁的人生不是悲喜交加又一直向前呢?所以猿声不住,悲情不止,是他后半生风雨漂泊,志士失路的写照。然而轻舟向远,步履不停,又是他给世俗明确的回答。世俗并不能读懂,知音才能。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需要同频共振。当千年前的时光扑面而来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个锦绣肝肠,仙风道骨的谪仙人乘着船轻盈地越过一重重山,而不必问他的内心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风雨。

诚如《庄子》所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灯火无不休,世事纷繁,变化不定,理应让自己轻盈一点。换句话说,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就像那个姑娘曾经信誓旦旦要成为一名很哇塞的语文老师,一转身,又在新的岗位上开启了一段不曾预想的人生。转身的瞬间,既是得到也是失去。与当年的李白一样,她获得了世俗的褒奖。只有她自己知道,转身的那天是多么刻骨铭心。朋友戏称她是“一年生小刘老

只有它们自己才懂的藤缠树的故事。

那是一个芦稭扬扊,豇豆挂荚的秋天,母亲把我带到了杨家岭,在芦稭与豇豆并存的一角,母亲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笑着对我说“芦,你看,与你同名的芦稭们都在,正排队迎接你呢”我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排整齐划一的芦稭,挺拔的身姿挂着豇豆在秋风里轻轻晃动,似乎正朝我点头咸天。母示按有泥鸡给你恨户几杆尝尝。”妈手起刀落,一根芦稭瞬间倒地,削头除尾,麻利地除皮后,一根滴着汁水的芦稭秆跃然眼前。我接过妈手中的芦稭秆,迫不及待地咬了上去,那清爽的甜汁顺着我的喉咙滑下去,凉嗖嗖,甜丝丝,好像把整

过秋天的风都含在嘴里。看着我的馋相,母亲笑着说“芦稭不金贵,可实在,一身都是宝,杆是甜的,籽是糯的,可当柴烧可扎扫帚,最关键的是,芦稭不挑剔哪都可以扎根安身。妈当年把你叫芦稭只是觉得贱名好养,谁知随口一叫,竟叫得马上与妈一样高了,还怪妈吗?”我停掉了口中的咀嚼,吐出残渣,吞下汁水,不

降至巴塘,大口呼吸

●汪文义

在此沉寂千年。念头转瞬消散,我放缓车速,与妻子共赏这片旷世寂寥。她默然凝视窗外,看雪山是震撼惊艳,望乱石山谷,却是被天地荒芜深深触动。

翻过海子山,地势豁然开阔,世界高城理塘近在眼前。

从前只在网络知晓这座丁真的故乡,亲身抵达,最先扑面而来的是毫无遮挡的烈日。强光直落路面,泛着灼人反光。两侧草场铺着蜜色秋黄,牦牛散落坡间,点点黑影让辽阔原野生出动灵生机。

我在理塘城门牌坊下驻足,“天空之城”四字醒目夺目,此处游人云集,拍照、直播、歇脚的人络绎不绝。一名骑行青年倚着石柱啃压饼干,脸庞晒得黝黑脱皮。我上前攀谈,他自成都出发,八日骑行至此。问及前路,他坦言去往拉萨尚需一月有余。我好奇独行长路是否孤寂,他抬手指向层叠群山:“山色日日不同,何来乏味。”疲惫眉眼间,藏着奔赴远方纯粹的信念。

驶离理塘向西,路况平顺少有颠簸,弯道错落。一侧无量河水流平缓,秋水水面泛着银灰波光;另一侧群山连绵,山脚草场与青稞田地交错,收割后的麦茬整齐利落,好似大地修剪过的平头。

再往前,便是当地人称作“高原江南”的巴塘。一路西行林木渐密,空气中水汽充盈,鼻腔长久的干涩刺痛缓缓

消散,低地温润的气息,提前抚慰着一路高原反带来的不适。

下坂弯道一转,姊妹湖猝不及防闯入视野。两汪碧蓝湖水静卧雪山脚下,似凝固的泪珠,又像大地睁开的眼眸。观景台游人扎堆,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

我裹紧外套下车,雪山寒风裹挟寒气钻满衣领。湖面一平如蓝宝石,不见半分涟漪,灰白岸石与澄澈碧水形成极致反差。方才海子山荒芜石阵苍茫厚重,此处雪山湖景清柔明净,一荒一柔两种极致风光,令人失语。

一名常年跑线七年的摩旅博主正在直播,见我驻足主动搭话,坦言今日无风才见得湖面静美,大风天湖水波澜四起,难出好景致。他说再多影像,都抵不过亲身奔赴山河的感受,这话我深以为然,屏幕上反复看过的湖泊,终究抵不上眼前真切震撼。

自姊妹湖一路下行,海拔持续递减。道路缠绕山腰,隧道与峡谷交替显现,山间林木愈发葱郁,成片杉林错落生长。空气湿润愈发明显,呼吸慢慢舒展,如同从深水缓缓浮起,紧绷整日的喉咙终于松快。

傍晚五点,我们抵达巴塘世纪主题酒店。店主袁师傅性情热忱,操着川音主动帮忙搬运行李,笑着说车身沾满尘土,晚间可免费帮忙冲洗。客房窗临小

师”,可不是吗?曾经还想什么时候学生在称呼她时能去掉那个“小”字呢,不曾想是“荡涤无遗”呀。浮生若梦啊!以前读这四个字,只觉得华美,如今却添了几分伤感。浮生若梦,变化万千,后来才懂得,遇见是安排,分离亦是如此,得到与失去,永远在同步。

梧桐遇风,飒飒作响,风尽处,秋色老矣。偶然间回首,才发现,原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朋友圈偶然看到青涩的笑脸,起初还能在评论区玩笑,时间久了,竟发现身份已不合时宜。那就点个赞吧!我知,不同的列车都在开往更好的方向。在这飘忽的世间,这已然是一种美好。

我又想起七下大练中的一篇文章《丁香树开花》,记得讲解这篇文章时是在初夏的某个傍晚,窗外天边泛红,还有缕缕不肯落下的余晖透过窗散落在教室各处,讲台上,课桌上,还有同学们明亮的眼眸。岁月静好,一起邂逅这一篇!犹记文章最后一段:“我们相互学着开放,学着摇曳,学着在经历过最深的恐惧绝望以及厌倦之后,仍会或羞怯,或放肆地释放出心里最明净的温柔。”现在才读懂,文章作者也是一叶曾越过了万重山的轻舟,不然也是能够如此轻盈地写下这般透着重生之美的文字。当时只道是寻常。

风已经有冬天的味道了,但是你知道吗?路旁的梧桐树依然挺拔,依然茂盛,颇有一种苍劲之美。也许过去的日子里,你也曾一朝跌入深渊,又被风浪拍打,但是请不要害怕并且相信,曾以为的深渊不过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坎,迈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轻舟向远,乘风破浪,此后,亦是风雨无阻。

假思索地对母亲说“妈,不怪,不怪,我早就认可了您给我起的芦稭名,一日听不到您叫芦,我的魂都丢了,芦稭好,我长大后还要做一名符其实的芦稭呢!”

说也奇怪,我这一生还真的活出了芦稭样,头顶蓝天,脚扎泥土,经风历雨,不张不扬,不卑不亢,低头干活,抬头看天,懂得弯腰,却从不折断,懂得奉献,也能自保。一生没有大气候,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却也活得堂堂正正,磊磊落落,有滋有味。

谢谢您,母亲,谢谢您给我取名芦稭。芦稭土得坦荡,也美得心安。

谢谢你,家乡的芦稭,你是我毕生的偶像!



《春风鸚鵡图》

恽冰（清代女画家）

张建新 的诗	
就这样滴来 瞬间就包围了你 高温之下户外几乎 无人，小区附近小山上 也没有人，因此 可以一眼看到山顶 不让人心安的繁杂琐事 逼迫你为活着而活 当天完全黑下来之后 会有几粒稀薄星星升起 可能有月亮也可能没有 你摸摸胸口，那里 河水正慢慢干涸 露出犬牙般嶙峋的河床	
无用之物	
当你认识到 诗无用时才爱上它	
叠嶂的秋色 有几分能够进入心灵？	
当你不考虑这些时 世界突然变得宽广起来	
小县城黑色柏油路 熟悉又寂静 消失在更深的黑夜里	大风来
多么干净 星辰永垂天宇 黑鸟和白雪相互映照	大风来了，将事物吹得七零八落 喜欢的不喜欢的都离自身而去 (人定胜天？自然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谒戴名世墓	树木被风吹得不知所措 因而四处胡乱摇摆，没有方向 树下老僧在大风来临之前 已进入年轮之中，他不能为风所动 (风吹动旗幡，一人说是风动，一人说是幡动， 六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两位心在动)
去忧庵先生墓地的路很窄 窄得只能供他一人行走 南山荒凉寂静，恰如其 “悠悠斯世，无可与语”	持续多天火炉般的高温终于有所下降 让人能够喘口气缓一缓 背着古琴的人无须弹奏，一曲大风歌 自然会从他佝偻的腰身奔泄而出
墓地由一圈水泥护住 比想象中的简陋，但可能 比人心牢固可靠，墓边 一株小小苦楝树艰难地 从《南山集》里长了出来	黑又亮的柏油马路已找不到马车踪迹 但马仍在风中嘶鸣，它纷扬的鬃毛 几乎汇集了古代所有名士风流 悲哀的是，在当今灵魂图谱上竟然 找不到任何一种色彩为其着色，使其显现
“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 未完成的宏愿崩塌如 极目也不能至的远方虚空 唯薄云惨淡，烈日无情	理发记
四周荒草蓬蒿，传出鏖鏖之声 我下意识看了看手腕和脚脖 令人羞愧的空荡就像我 写下的文字，从未抵达无援和孤立	中秋月
月亮太大了，大得 像一个假象，登陆后的台风 从昨天开始一路狂奔 到达我这个内陆小县城已是 强弩之末，但还是带来了 一丝秋天应有的气息 树叶簌簌抖动，落了些下来 飘在湖面上，湖里也有个月亮 告诉我们向上和向下 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 事实上，我们一直悬在半空 天上的月亮和水里的月亮 永不重叠，在渐浓的秋意中 月亮不会像一枚果实那样掉下来 这才是真正的美好，正因无法 触及，不能将其纳为己有 这才是世界尚有圆满的原因	多出来的一天
过古寺	雨下了五天还是六天？ 今天难得晴了，忘记那些 下雨的日子吧，忘了 被淋湿的糟糕心情吧 扔在墙角的废弃自行车 会再添上一层新锈 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 又会继续下好几天雨 今天难得晴天，总觉得 应该做点什么但一时 又想不起来有什么可做 我仍然停留在雨水中 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今天像是一个意外 在这个多出来的一天里 云霞高远，鸟儿斜飞 完全是一个新世界的图景 那么，我也是一个新人 在今天可以无所有无所失
坐在沙发上 开着电扇 还是汗流不止 暮晚的彩色云霞 丝丝缕缕镶在天边 电视剧里流异事件 一桩接一桩 小县城的孤寂	悲欣交集
	一上午，看着弘一法师 临终前写下的“悲欣交集” 如出自童年稚嫩之手 又有放下一切之淡然
	当他说出 “不要再请医者，我要离开了” “悲欣交集”便是所有
	据说虎跑寺已无僧人，成为公园 寺里树叶落了一层又一层